

第三十一章 最後的努力

舒适的灯光在高脚酒杯琥珀色的威士忌液体里闪烁。灯光照在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大会议桌光滑的表面，反映出天花板上那架巨型水晶玻璃吊灯的曲折身形。灯光照着墙上大幅波斯壁毯层层叠叠的金丝银线，照着另外三面墙上挂着的仿十六世纪英国田园油画，照着大会议桌四周用同样桃花心木作椅架的扶手靠背椅、无臂软垫高脚凳、以及都是用英国红真皮包装的沙发。会议桌的四条狮形脚下压着绣金花镶金边的土耳其地毯，地毯的尽头躺着一整张白熊皮，熊皮脑袋上的玻璃眼珠盯着壁炉枱上的那架银边蓝花珐琅瓷台钟。

这里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大会议室，同八十年前这家律师事务所在江西路一处旧仓库里初创时相比，现在的排场用金壁辉煌四个字来形容绝不过分。

大会议桌的三个水晶烟灰缸里堆满雪茄的烟蒂烟屑。

哈通夫人路迦陵逝世的当天中午，拉亥脱召集一切跟经办哈通遗产案有关的人员来这里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执行哈通遗嘱的方案。出席会议的有另外三位合伙律师劳敦、葛立芬、容定，一位从东吴大学毕业的徐律师，从汤笙会计事务所来的麦秀司、赫德门、海来三位会计师。

会议期间无限供应古巴雪茄、威士忌、咖啡、火腿三明治。会议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

容定在会议开始时向全体到会者详细介绍到目前为止瞭解到的谣传中哈通夫人路迦陵所立第二份遗嘱的内容，以及美丽园里各种人物对那份遗嘱的可能态度。这第二份遗嘱的出现，无论合法与否，是对高易律师事务所将要执行哈通先生所立的那份遗嘱的最大威胁。

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是会计师麦秀司代表汤笙会计事务所报告哈通产业的财务情况。汤笙会计事务所从1931年哈通先生去世起，为了哈通家缴税、地产抵押、财产买卖等等，始终为外界对哈通家作清产核资，也是高易律师事务所为了履行哈通第一份遗嘱执行人的责任，请来监视哈通家财产流向的会计。

会计师麦秀司，个子矮小，圆脸盘，留着小胡子，纽扣形的眼睛後面透出富有经验的目光。麦秀司的报告内容很不乐观。外表看似豪气冲天的远东首富哈通家，存在严重的现金流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哈通先生去世後，为了缴遗产税，向中国实业公司（China Realty Co）借款一千八百万银元，年利6.5%，十年後归还本金。这笔借款交易附带一个奇特的条件：还款时必须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银元等价的含银量来结算。不幸的是，哈通地产的房客们大部分用纸币付房租，历年通货膨胀，房租换到的银元越来越少，破灭了原先想用房租盈余还债的计划。更不幸的是，这笔借款马上就要到期的时候，哈通夫人去世了，现在哈通家必须借新债来偿还中国实业公司的旧债，另外再借新债去支付哈通夫人去世後新的遗产税。哈通家必须撑到4年後财务才能迎来转机。因为4年後，南京路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家哈通地产最有钱的房客，当年跟哈通先生签了租地造屋的契约都要到期，为了保住豪华的百货大楼不被哈通洋行收回，必然花巨款赎回百货大楼。順便说一下，目前永安公司每年付的房租为五万美金，4年後要赎回百货大楼赎金不会低于一百万美金，到那个时候哈通家的现金流才会改善。

麦秀司的报告在会议桌上引起莫大震动。众所周知，哈通家里的一切财务交易都由纪总管一手打理，不知他有什么神通可以渡过眼前这一关？除了前後两份遗嘱里的继承人，还有外部的债务人，和政府的税收部门，在哈通夫人路迦陵咽气的那一刻，都虎视眈眈盯着哈通家的财产。要喂饱所有的人，最後这份遗产还能剩多少骨头，留给乔治少爷这个哈通先生指定的最大遗产继承人呢？

当年草拟哈通先生那份遗嘱的劳敦律师解松领口的领带结，开口说出所有人的担忧，

“哈通先生去世时，根据他的遗嘱，哈通夫人是唯一遗产继承人，一切财产过户直截了当，毫无悬念。现在，有这么多遗产申索者，何时财产可以过户完毕？天晓得官司要打到何年何月。这段时间，一切财产却在纪总管一个人手里，太可怕了！”

拉亥脱两指夹紧古巴雪茄，回答：“债主，遗产税，两份遗嘱，纪总管。。。这是一个混乱危险的局面，在这个局面里，所有的申索者都互相敌对，谁都想多吞一口遗产下肚！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不然钱就会像飘出的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拉亥脱寓意丰富地挥了挥夹在两指间的古巴雪茄。

该从何处下手先发制人？

拉亥脱告诉大家，开会之前，他已经指派办公室主任露辛达亲自去巡捕房总局递交请巡捕房对美丽园哈通家的财产票契文件作保护性查封的申请，希望这份申请能立即获得批准。有点担心的是，巡捕房的头头警务处长包文因跟工部局日本董事推荐来的警务副处长渡边（Watari）合不来，四个月前请了长假。尽管包文离开上海时写信鼓励全体同仁继续努力（"I can assure you until the war is over, our duty lies in Shanghai."），但是巡捕房上上下下难免情绪低落，影响效率，可能使保护性查封的申请得不到及时批准。在等待露辛达带回消息之前，拉亥脱请大家先讨论一下需要查封的文件清单。

拉亥脱向大家散发了他草拟的查封清单。内容分为不动产和动产两部分。不动产方面包括地产道契、房租合同、抵押贷款、报税单；动产方面包括银行存单、公债股票、古董造册、现金帐号。在座的律师们、会计师们对这份草拟的查封清单内容仔细钻研，轮流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相互递纸条探讨，对草拟的查封清单作补充、修改。年轻的徐律师将主要的更改内容另行记下来。对于这位年轻新进律师，合伙律师们希望他在这件庞大的遗产案里担起更多的任务。

那么，巡捕房究竟会不会及时批准拉亥脱的申请呢？希望的是晴空里的光速，而现实会不会是老牛的爬行？就在大家脸上纷纷现出焦虑的神色时，露辛达回来了。

跟露辛达一起来到大会议室的还有巡捕房代理警务处长史麦思（Henry Malcom Symth）。

史麦思处长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高高的个子，圆脸膛，狮子鼻，下巴微突，看上去有点粗鲁，但整体给人以一种勇敢的感觉。他穿着笔挺的呢质警服，夹着一只盖有公共租界警徽的牛皮公文包。

史麦思一本正经地向大家宣佈，拉亥脱律师提出的申请已获批准，对美丽园哈通府内的票证单据实行保护性查封的“解案单”已经签发。他到这里来是想请在座中经常出入美丽园的人士，提供美丽园内部的情况，以便保护性查封顺利进行。

“这是美丽园的地图，”史麦思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大比例的地图，摊在会议桌的中央。

容定很惊讶巡捕房里居然有这么详细的美丽园地图。他和其他几位律师凑近地图，用红蓝铅笔指指点点，回答史麦思的问题。

美丽园在哈通路正门口的门房里有几个门卫？四个。总账房间在什么地方？在“海棠厅”里，进入正门後，穿过大草坪右边的东北面便是。纪总管住在什么地方？穿过大草坪左边，再穿过“垂花门”，那幢门口有两尊弥陀小石像的小洋房是他的住所。仓圣学堂的学生们住在哪里？“海棠厅”後面。

史麦思问的“仓圣学堂”，是指哈通夫妇在美丽园里办的两间学校：仓圣明智大学和仓圣明智女校。这两间学校包括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共有一千五百学生，膳食免费，很多学生都住在美丽园的学校宿舍里。史麦思要确定美丽园内的学校宿舍位置，以免在执行查封时对这些学生造成不必要的惊扰。

史麦思收拢地图时，对大家说：“巡捕房今夜九时进入美丽园，在座中需要参加这次行动的先生务必带上查封清单在七点之前到巡捕房总局跟我会合。我跟你们对一下表，现在是五点四十三分。记住，今晚可能下雨，不要忘了带伞。”

当晚八时五十三分，雨点毫不留情地击打着美丽园正门上方那三个颜体的园名题字。

一辆“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车从美丽园背後的福熙路（延安中路）那里转过街角，驶到美丽园的正门口，停下。五个穿着“上海电力公司”工作夹克的工人从工程车的後门下车，他们提着铁皮工具箱，避开大雨造成的路面积水，向美丽园正面大铁门走去。尽管戴着工程帽，到达大门时，他们的脸全被雨水打湿。

为首的那位拉响大铁门的铜铃。

一阵噼噼啪啪脚踩雨水的脚步声从大铁门後传来。

“谁？”一个声音从铁门後问。

“电力公司电工。”

大铁门上的小铁门呀地打开，一位胸佩徽章的门卫探出身子问，“这么晚了，什么事情？”

“贵府有人打电话给电力公司报告园里发现漏电，我们是来抢修的，快让我们进去。”

“园里没有漏电啊。瞧，里面灯火通明好得很，”门卫用手朝背後指指。

“又是有人恶作剧，叫我们白跑一趟。”为首的电工愤怒地朝脚下吐了一口痰。然后他从夹克口袋掏出工作证，向门卫扬扬。“公事公办，我们要面见府上主管签字确认园里确实没有漏电才可以回去交差。让我们进去。”

门卫不满地嘟哝，“没事找事，想进来就进来吧。”

四位电工跨入小铁门，跟着门卫踩雨走进距离大铁门五步之遥的水泥门房。门房里另有三名胸佩同样徽章的门卫正在抽烟、喝茶、聊天，还没有等他们站起来问询，为首的电工一个箭步站到墙上的大警铃前，用身子挡住警铃的拉线，然後拉下自己身穿的工作克拉链，露出里面警服上的公共租界巡捕房警徽。

“我们是巡捕房的，前来查封美丽园账房。请你们配合带路。”

门卫们惊得目瞪口呆。

于此同时，留在大铁门口的第五位电工，打开两扇大门，让到达墙外的史麦思处长带着大批穿橡胶雨衣的巡捕们蜂拥而入。拉亥脱和两位会计师麦秀司、赫德门打着雨伞，跟在队伍末尾。

距离大铁门东西两端五百米的街上，停着数辆警车，警车前架起拒马障，以发生车祸为名，封锁了这段街面。

进入美丽园的巡捕们，押着门卫带路，分成两股，一股去“海棠厅”包围总账房间，一股穿过“垂花门”，请纪总管配合查封行动。

放着两尊弥陀小石像的小洋房前，淋湿的衣服很不雅观地裹在纪总管身上。他质问拉亥脱：“这是唱的哪一出？”

“纪总管，当心着凉。”拉亥脱体贴地把纪总管拉到自己撑着的伞下。“事情是这样的，根据1931年哈通先生和夫人的遗嘱，你和鄙律师事务所是遗嘱执行人，承诺为他们夫妇保管遗产直到养子女们成年，再将财产分给他们。分产之前，有必要妥善保护这份遗产有关的一切契约票证，以免在分产前出现不当挪用。请你配合。”

“我是美丽园总管、哈通洋行总经理，一直是我管理所有契约票证，从没有出过纰漏，凭什么现在要从我这里拿走？”

“鄙事务所从来没有质疑阁下对哈通家族的贡献。不幸的是，听说出了一份新遗嘱，内容同前面的遗嘱大不一样，阁下却仍旧是遗嘱执行人。为了履行对哈通夫妇的承诺，鄙律师事务所必须弄清新遗嘱的合法性，包括阁下倒底是哪份遗嘱的执行人。让这些契约票证暂时搬家，对阁下有避嫌的保护作用。”

“你们要把契约票证弄到哪里去？”

“汇丰银行地下室金库。从现在起，任何人，包括你和鄙律师事务所，要查看或使用这些契约票证，必须向巡捕房书记长申请批准。”

“美丽园的日常开销怎么办？”

“有需要动用遗产的地方，请事先通知鄙事务所，你我两方签字後才有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鄙事务所跟阁下共同保管这份遗产直到分产完毕为止，这是已故哈通夫妇给予我们的权利。”

纪总管的脸色好像患了慢性牙疼。

这时，史麦思处长轩昂地走过来，雨淋淋的斗篷下，他的双眼在周围巡捕的手电光里炯炯有神地看着纪总管，他对总管说：“巡捕房签发查封文件的‘解案单’是为了保护哈通家的遗产，请纪总管去账房间帮助我们清点。”

纪总管的大脑在几秒内根据一贯的处事原则审时度势高速运转。他的处事原则是：只给人家能拿得走的东西，说得更清楚一点，只有你有能力拿走的东西，他才给你。既然巡捕房已经带着合法“解案单”和律师们提供的查封清单上门包围了账房间，账房间里那几把铁锁当然保不住巡捕房要搬走的那些东西，如不合作，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纪总管在零点几秒内作出了在那种场合下唯一正确的决定。

史麦思处长撩起雨衣打开一包香烟，纪总管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在拉亥脱的雨伞遮庇下点燃火焰。然後，纪管家欣然加入同来查封的人，和史麦思处长、拉亥脱一齐向“海棠厅”总账房间踩雨疾步而去。

史麦思处长在“海棠厅”和仓圣学堂的学生宿舍之间佈了封锁线。当满载贴了封条的大铁箱的十几辆卡车驶离美丽园时，隆隆的马达声才把学生们吵醒。好奇的学生们出屋看到的是纪总管在大铁门挥手告别史麦思处长。

查封行动後的一个月里，针对哈通夫妇的遗产发生了一连串大事，有些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预先想到的，有些是预先没有想到的。

首先，大英驻华最高法院登出通告，要求凡是认为对哈通夫妇遗产有继承权的人士或机构必须在一个月内向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报备。

立刻，以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代表乔治少爷等犹太裔子女以1931年哈通夫妇所立的

遗嘱为一方，和以纪总管代表路迦陵的华裔养子女以哈通夫人的第二份遗嘱为另一方，分别向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提出依据各自认可的遗嘱来继承哈通夫妇的遗产。

上述双方提出的对立要求，促使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决定开庭裁决哈通夫人第二份遗嘱的合法性。法庭上，高易公馆的律师们提出以下四点质疑第二份遗嘱的合法性：第一，纪总管在没有退出第一份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时，却担任了推翻第一份遗嘱的另一份遗嘱的执行人，纯属违背契约，因此丧失继续执行任何遗嘱的资格；第二，哈通夫妇伉俪情深，1931年两人同时立下遗嘱时是基于互相出自内心的承诺，哈通先生去世後，从未听到哈通夫人对已故丈夫有任何抱怨，因此她没有理由大幅修改两人同时订下的遗嘱；第三，哈通夫人路迦陵是个性格坦率的人，她晚年跟乔治少爷相处十分融洽，这跟如果她有大幅削减乔治少爷等犹太裔养子女遗产继承权的愿望完全对不上号；第四，哈通夫人路迦陵晚年耳聋目盲，经常处于神智不清状态（有大量医疗报告为证），不可能立下内容有如此重大差异的第二份遗嘱。总结起来，哈通夫人路迦陵的第二份遗嘱是在她心智不全时，在别人操作下制定的，因而无效。

听到上述指责，纪总管在法庭上神经质地打开、关拢打火机，额头出现沟渠般的皱纹。

纪总管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以下四点维护第二份遗嘱的合法性。第一，哈通夫人路迦陵的第二份遗嘱是在乔治少爷被赶出美丽园时订立的，那时路迦陵同乔治少爷的关系很糟，路迦陵认为乔治少爷的品性不配继承最大一份遗产，所以路迦陵的第二份遗嘱大大削减乔治少爷的继承权利是事出有因，合乎常情；第二，哈通夫人的第二份遗嘱里指定遗产的最大份额归路迦陵夫人慈善基金会管理，这完全符合哈通先生当年不希望地产王国在分产後出现四分五裂的想法，所以立第二份遗嘱并没有违背路迦陵当年对哈通先生的承诺，而是更妥善地实现了对哈通先生的承诺；第三，纪总管既是第一份遗嘱的执行人，又是第二份遗嘱的执行人，是否违法，跟第二份遗嘱是否合法是两回事，不应放在一起裁决；第

四，纪总管单独打理哈通家的财产多年，从未出现漏洞，剥夺他继续管理财产的权利是毫无根据的。

两次开庭，双方各执己见，互相指责，难分难解。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因此决定暂不判决第二份遗嘱是否合法，等双方搜集到新的证据时再行开庭。

同时，为了绕开谁是合法遗嘱执行人的争议，大英驻华最高法院裁决汤笙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麦秀司和赫德门为哈通夫妇遗产管理人，负责处理哈通洋行、美丽园里的还债、缴税、日常开销等财务事宜。

除了以上预料中的发展，针对哈通夫妇的遗产还出现了双方没有预料的发展。在为哈通夫妇遗产向法院报备有继承权的截至期最後一天，跟1931年哈通先生去世时相仿，从伊拉克哈通先生老家又来了12名侄子孙，他们携带伊拉克法院判决已故哈通先生为伊拉克公民的判决书，以血亲的名义，要求分得比上海养子女更多的遗产份额。

更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个不为大部分租界居民认可的中国南京政府因觊觎丰厚的遗产税，指令它在上海的市长陈公博照会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Sir A.H. George），指出哈通夫人路迦陵从未脱离中国国籍，因此英国法院无权管辖她的遗产。乔治总领事的答复是当年哈通先生去世後，他的遗产经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核准交予哈通夫人路迦陵，现在路迦陵去世，她的遗产由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核准交予她的继承人是符合常情的举动。基于司法独立的原则，英国领事无权过问英国法院的操作，陈市长如有任何诉求，请跟大英驻华最高法院直接打交道。但是，根据1930年签定的《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中国官方并不承认租界内的外国法院，所以陈市长觉得如要直接跟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来往，就是变相承认外国法院在中国领土上的地位，这对一贯攻击重庆中国政府“亲西方”的南京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丢脸的行为。历届中国政府都是讲究面子的。

围绕哈通夫人路迦陵的遗产，在她去世後的一个月，就这样在两份遗嘱、三个政府（英国、伊拉克、中国南京政府）、两种收税机构、十二个伊拉克老亲、二十个养子女的

热闹争斗中度过。

站在执行第一份遗嘱的立场，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搜集新的证据来推翻第二份遗嘱的合法性。

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路迦陵去世後的第38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拉亥脱兴匆匆地走进容定的办公室。

拉亥脱半个身子坐上容定办公桌的一角，兴奋地说：“亚力山大，我们找到路迦陵1937年就出现心智衰退的重磅证据了！这个日期比我们以前看到的类似报告，至少提前12个月！”他前後踮起脚尖，像练瑜伽一样突起小腿肚。“1937年是她立第二份遗嘱的年份，她的奥地利保健医生现在愿意出庭作证，那时路迦陵已经出现严重失忆状况。我们必须找到当年服侍路迦陵的贴身女佣作为旁证，这样大英法院就不能把医生的证词作为孤证置之不理！”

容定立刻明白拉亥脱要自己做什么。“我会去找乔治少爷，通过他找到那个或那些贴身女佣出来作旁证。只要法院接受路迦陵1937年时已经心智不全的事实，第二份遗嘱就站不住脚了。”

“务必关照乔治少爷，悄悄进行。”

“我现在就去美丽园，给他一万个订嘱。”

容定去美丽园找乔治少爷详细交谈後回到家里，已过晚上十一点，罗米已经睡了。正坐在书房壁炉旁看小说的幼女容斐告诉容定，松岗先生今晚打来两次电话，说有要事相告，但又不愿让她转达，吞吞吐吐，有点奇怪。容定听後，取出怀表看了看，犹豫现在拨通松岗的电话是不是太晚。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

容定提起电话话筒。

“喂，松岗少爷吗？对不起，刚才你打来两次，我都不在家。。。什么。。。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我听不清楚。。。什么？”

“日本军队准备。。。明天佔领公共租界。”松岗在电话那头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

DRAFT